

第二十四回 有憐定計害臨川 月英家門帶姑孝

話說花有憐向花文芳道：“要送魏臨川性命不難，小人明日做了三千兩灌鉛銀子，等他明日來，大爺就說行聘要些綢緞，叫他南京去買。他若被人識破，告到當官審問，他定然招說是府中的銀子。地方官必行文來查，大爺祇回並無此人。回文一轉，地方官怎肯釋放與他？自然夾打成招，問成死罪，下在牢中。又無人料理，多則一年。少則半載，必死在牢中，就‘借刀殺人。’”花文芳聽了道：“好計，好計！”

不表主僕定計，再說魏臨川來到自家門首，用手敲門，崔氏正要上床，忽聽得打門問道：“是那個？”魏臨川應道：“是我回來了。”崔氏執燈開門，魏臨川回身將門關好，進房將銀子遞與崔氏道：“你可收了。”崔氏問道：“你躲在花文芳家房裏，差人來拿你，把老婆險些嚇死，如今事情怎麼樣了？”臨川道：“此事已經完結，馮旭今已充發出去，我又同文芳要了百兩銀子，祇說要做衣服，送回家來，過些時，還要同他借幾百銀子使用哩。明日我就過去，祇等他娶過錢月英，纔得空閑，事畢之後，花文芳少不得還要重重謝我。”崔氏道：“這件事，你到好日子過，又用過他好幾百兩銀子，祇怕他事成之後，未必謝你了。”崔氏說畢，魏臨川笑道：“他若不謝我，杭州城那個不知我的刀筆利害，我就出首，看他怕不怕？”夫妻二人談談說說，就睡覺了。

再表花能奉了主人之命，悄悄帶了眾人搬運乾柴，並硝磺引火之物，來到馮家門首，前後堆放。等到更鼓正打三下，忙取火種四面點著，不一時火焰冲天，火趨風威，風助火勢，好不利害祇見：

煙連霧捲，紅光灼灼掣飛天。勢猛風狂，赤焰團團旋繞屋。一派聲喧聒耳，四圍逼住逃人。烈烈轟轟，好似千軍萬馬。嘈嘈雜雜，幾同地陷山崩。大廈高房，霎時間盡成灰燼。男奔女竄，都變作爛額焦頭。冤魂渺渺訴閻羅，鄰舍忙忙咸顧命。

此時可憐馮太太受過朝廷封誥，這時候全家僕婦人等，俱死於賊人之手。

街上百姓左右鄰人，看見火勢兇狠，無不前呼後喊，亂叫救火。坊中保甲飛報，合城文武官員都來救火。那裏救得，頃刻工夫，把個尚書府第燒得乾乾淨淨，人亡業盡。那些過往百姓們都為他嗟歎道：“馮公子遭了一場負屈官司，方纔逃出活命，今家中又被火焚，真叫做：‘人離財散，家破人亡。’”三更天起火，燒到天明方熄，地方查點馮家共燒死男女上下人口，計二十九個。

再說錢林聞得走水，著人探聽何處，不一時家人報道：“馮姑老爺家，火燒得乾乾淨淨。”錢林問道：“馮太太現在何處？”家人道：“小的問那些鄰舍，說是從外燒進，封了門戶，一人都不能逃出，共燒死二十餘口。”錢太太同公子、小姐聽了此言，俱大哭起來，小姐哭了一會道：“哥哥、馮郎遠配他鄉，婆婆今被火燒死，還求哥哥前去找尋婆婆骨殖，買棺收殮。”錢林道：“正該如此。”

同著家人到火場來，但祇見一片光地，還有燒未了的木頭在那裏冒煙。錢林僱人來取骨殖，那裏還分得清是太太，不是太太，祇得將那些枯骨揀在一堆，用棺木盛了，寄在地藏庵中，請僧超度。錢林回家說與母親、妹子知道。月英大哭一場，走至太太前，雙膝跪下哭道：“孩兒有句話稟告母親。”太太用手攙起道：“我兒有何話說？起來講。”小姐道：“孩兒自恨命苦，馮郎因為孩兒被奸人陷害充軍，不幸婆婆遭此大難，亦因孩兒惹得災殃。孩兒生則馮家之人，死則馮家之鬼，既為人婦，婆死不變其服，於心何忍？孩兒意欲變服，不知母親、哥哥意下如何？”太太道：“我兒既受馮家之聘，則為馮家之人，你夫主遠離，你該如此。但你尚在娘家，門內有我在上，不便十分重服。祇略穿些素便了。”小姐上前拜了兩拜道：“多謝母親。”又向哥哥道了萬福，方纔回樓。換了一身素服，坐在後樓慟哭不題。

且說花能放火回來之後，稟覆主人，馮家一個也不曾逃出，花文芳大喜道：“此乃你之功，另日還有重賞。”花能退出，祇見魏臨川笑嘻嘻的走來，作了一個揖坐下。花文芳道：“放火之人，功成回來。”臨川道：“別無他說，快快差人將馮旭殺了，永無後患。大爺那時，打算迎娶完婚，豈不快樂？”花文芳聽了，忙把季坤叫到面前道：“我昨日吩咐你的言語，可即前去，不可有誤。”季坤答應，連忙追趕馮旭船隻不表。

再言花文芳到了晚上同臨川喫酒叫道：“老魏，我明日錢府行聘，須要頂好綢緞各色上上東西，纔顯得我相府體面，叫那合城文武官員、紳衿百姓人等知道，見得相府行事，與別人不同。我意欲煩你代我往南京去，備辦此禮物綢緞，你肯為我去麼？”魏臨川聽得叫他置辦行聘之物，滿心歡喜，暗想道，銀錢把我是件美事。滿口應承道：“晚生蒙大爺許多抬舉，敢不盡力買辦？”花文芳道：“想我大爺這件事全虧你，若不是你的主意妙計，怎能奪得過來。就是你用我二三千兩銀子，那個與你計較，成親之後，我還要謝你哩。”魏臨川道：“豈敢？好說！”又喫了幾杯酒，花文芳道：“我們杭州沒有上好的緞子，必須打發人往南京買些時新的花樣纔好。祇是目下府中能辦事的人，又打發了兩個進京去。此時實在沒有妥當之人，若差他們前去，實有些不放心。”魏臨川道：“這有何難？大爺肯放心我晚生，我晚生就到南京一走。”文芳道：“怎好勞你？”吩咐有憐，“你明日兌起三千兩銀子，交與魏相公上南京買置綢緞。”又道：“老魏莫辭辛苦，早早回來，還要置辦別物。魏臨川道：“曉得。”心中打算至少也要賺他五六百金。花文芳道：“老魏你今晚歸家，收拾行李，別了尊嫂，明日一準起身，乃是出行的上好日子。我叫有憐將銀子兌了，裝在箱內，明日先叫下一隻船要緊。”魏臨川答應別了回家。正是：

嫩草怕霜霜怕日，惡人自有惡人磨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？魏臨川幾時纔買齊貨物回轉杭州，幾時纔與崔氏相見？要知底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(本節完)